

前樂生療養院院長

陳宗鑿先生生平事蹟簡介

蘇 德 昌

陳宗鑿，號 先，江西永新縣人，生於清光緒二十五年（西元一八九九年），卒於民國五十五年（西元一九六六年），享年六十七歲。創立在西元一九三〇年的樂生療養院，是一所公立痲瘋病（癩病）隔離醫院，至今歷任十三任院長，除日籍院長外，在位最久的台籍院長即是陳宗鑿博士。「忘記背後，努力前面的，向著標竿直跑。」這是他出任樂生療養院長的誓言，他致力於重建病舍、改善環境、引進最新治療藥物、手訂癩病防治規則，並且聯合教會設立環島癩病診療所以及培訓防癩的醫護人員等工作，正是因為這些作為及貢獻，讓他被尊稱為「癩病之父」。

動盪時代，青年報國

在民國初年的動盪局勢裡，陳宗鑿博士於高等師範畢業後，感嘆國家積弱不振，萌生了投筆從戎的志向。他認為因社會風氣封閉，普遍不知道公共衛生的重要性，才會導致人民體格孱弱，國家無法強盛。是以，當陸軍招考軍醫學生時，考量與他的志趣相合，遂報考就讀該校，投身致力於公共衛生，藉此途徑報效國家。

北伐期間，陳宗鑿博士因早已在上海加入國民黨，故而隨軍為傷病官兵服務，得以學以

致用、一償夙願。抗戰期間，更在江西輔佐蔣經國先生，訓練優秀青年幹部。正是這樣的因緣際會，到了國共內戰期間，陳宗鑿博士等一千黨員聯名籲請蔣經國先生主持江西大局，「…蔣經國先生過去治理贛南，公正嚴明，政聲所播，并及海外，贛民去思不已，僉認非有才德如經國先生者來主贛政，誠不足以應非常而濟時艱，敬維鈞座捐至親之非慮，急國家之所需，俯順輿情，畀以方面之任，則匪特贛民之福，尤戡建前途之庥。」函中字裡行間，愛國之心躍然於紙上，實堪為報國之典範。

窮山一隅，樹人立人

遠在北伐成功後，陳宗鑿博士即赴歐洲深造，進入法國巴黎大學醫學院，並於著名的巴斯德學院研究微生物和公共衛生學，尤其精研特種皮膚科病原學，為時人所難及，嗣後獻身於痲瘋病的防治工作即導源於此。得到博士學位後，返國先後執教於河南大學等學校，並因服務軍醫著有動績。退守台灣前，陳宗鑿博士以教授兼任國立中正醫學院長，為策劃遷校、安撫師生，心力交瘁。

而抵達台灣後，陳宗鑿博士一開始受考試院長延聘為秘書，後來偶然至桃園復興鄉角板山遊玩時，看到當地原住民生活貧困，公共衛

生知識與環境都亟待改善及推廣，念及小學教育為地方自治的基礎，故前往當地縣政府教育科，自薦欲至復興鄉擔任小學校長。親友故舊得知此一訊息的莫不驚訝，紛紛勸阻他，都說不可如此。但陳宗鑿博士仍不顧周遭反對，毅然放棄職位，進入山區就任校長，白天終日與學生相處，並以他公共衛生的專長，協助地方推動衛生及鄉村建設；夜間則培訓在校任職之教師，補強授課知能之不足。經過這樣的紮根和努力，一年之後，教育、公共衛生逐漸得以在這個偏遠的鄉村生根、茁壯。

衷心藏之，何日忘之

接任樂生療養院院長一職長達十三年（西元一九五三至一九六六年），陳宗鑿博士天天和病痛、傷殘、貧苦、頹喪搏鬥。這一切機緣都開始於他當年赴法留學時搭乘的一艘法國郵船，在某個風和日麗的夏日，甲板上有一個瘦長疏髮的美國牧師，正在散發名叫「海衞島」的刊物，除了敘述這個小島的形勢外，更訴說小島上數百個男女的苦難，原來苦難源於他們罹患了一般人所唾棄的癩瘋病，但這位牧師卻毫不畏懼的留在島上，盡一切的努力幫助、照顧他們。什麼樣的力量，讓他能有這樣的勇氣？當時甲板上的人們，包括陳宗鑿博士在內，不知道多少人心中都有這樣的疑問？接著牧師大聲喊著：「叫大癩瘋潔淨，原是主耶穌基督初傳福音的要旨。（馬太福音十章八節）」解答了所有人心中的疑惑。對這段偶然的邂逅，陳宗鑿博士將它「衷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」

但是，一個人光有想要奉獻的心意，往往遇到現實上的困難時，就會產生動搖、裹足不前…種種想法，甚至因此而放棄。陳宗鑿博士也曾娓娓道出內心軟弱的一面，原來當他尚未接任院長時，前往樂生療養院觀察後，在院內

的所見所聞讓原本熾熱的心，剎那間降至冰點，一時間內心只想著推辭這個職務。後來，一位樂生療養院的義工美國護士白寶珠小姐來訪，引述「靠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是都能做。（菲力比書四章十三節）」等話語來激勵、啟發陳宗鑿博士，讓他重新拾回信心，改變心意毅然接任院長一職。

負祂的軛，學祂樣式

當時的樂生療養院滿目瘡痍，沿著上山的大道，夾雜矗立著數不盡的茅屋，屋內不是賭場，就是酒館，院內大小道路，都是崎嶇不平的石塊。病患們拿了賭具，捧著骰盤，沿途叫囂，甚至在院門前和候診室內，也公然賭博，至於其他叫罵鬥毆，更是處處可見。而且，據說進入療養院時，規定須穿戴長筒膠鞋、手套，甚至把整個臉都罩起來，只露出兩隻眼睛，然後通過充滿石碳酸的大陰溝…。其實，石碳酸水並無法抑制病菌，只能抑制人們無端的矛盾心結，而院內卻因此滿布薰鼻的藥水味。院內病患身染痼疾，既感受莫大的痛苦，又因為世人畏懼、唾棄的心態，不敢與病患接近，縱然是病患家屬也多數無法見容，所以侷限在療養院內的小小天地裡，經年累月、年復一年，弱者逐漸消極而自殺，悍者則自暴自棄，乃至於有作奸犯科的行為。

陳宗鑿博士到任後，廢除了種種陋規，初期還因整飭惡風，施展鐵腕作為，遭致員工及病患署名的、匿名的誹謗和誣控，前後不下十餘次，但他憑藉過人的毅力，一切從根本做起，克服種種的困難與挑戰。首先，他認為安定病患自暴自棄的情緒應為第一要務，故而精選醫護專門人才，引進歐美最新醫療藥物，以加強治療根絕疾病的成效，並且運用各種管道宣傳癩瘋病並非接觸傳染病，以破除社會畏懼、唾





拾貳、廉吏列傳



棄、排斥的錯誤觀念，重建病患樂生求治的自我信心。

曾有某日，陳宗鑿博士邀請好幾位朋友到樂生療養院內用餐，飯前他安排大家參觀該院的病房和各項設備，其中有一人拒絕前往，說怕傳染，經他解釋非開放性的癩瘋病不會傳染，並懇切邀請他前往時，此人才帶著恐怖不安的神色，跟著走了一遭，歸途中向他人大大的埋怨說：「陳宗鑿真莫名其妙，硬要別人參觀他的癩瘋病人，真莫名其妙。」由這段故事可知，消除世人畏懼、排斥的心態是多麼不容易；也顯現出默默奉獻拯救苦難的人，擁有的多麼可貴的情操。

接著，他著手改善環境、重建病舍，使破舊落後的療養院煥然一新；又提倡各種康樂活動，使病患在生活中獲得一些樂趣。雖然，陳宗鑿博士本身虔誠信仰基督教，但卻胸襟寬大，沒有宗教的門戶之見，他以「病患第一」的仁慈之心，先後興建天主教、基督教教堂及佛教道場，使病患精神有所寄託，從此院中不復再有病患自殺情事。社會見到樂生療養院績效卓著，也漸漸願意多方給予援助，更得以新增各種建設。而陳宗鑿博士以醫界碩彥的身分，常常往來國際間出席會議，療養院聲名得以遠播，中外邦交使節、專家學者，往往聞風來訪，其中尤以美國國際婦女協會及藍欽大使夫婦給予最多的協助。

最後，陳宗鑿博士終於能「把醜惡改作慈祥，把陰沉變做歡笑；把痛苦化為安康，把頹喪翻成希望。」讓樂生療養院上下一片和樂。難能可貴的是，他每克服一個困難，總是把功勞歸於提供幫助的人，「世界上最難忘的事，不是直接叫人受物質的利益，而是用慈愛的心腸以啟發人的心靈……。」讚美的都是對樂生療養院有所貢獻的人，而非他自己。

他更進一步推展根治癩瘋病（癩病）之長遠計畫，先後籲請衛生署設立之癩病防治人員訓練班，調訓所有省立醫院之醫護人員，教授診斷癩病與治療及傳染之理論，用以杜絕傳染的根源；並且聯合教會成立環島癩病診療所十三所，讓散在各個角落的癩瘋病患可以得到普遍的診治；更手訂癩病防治規則，正式請省政府頒布，使癩瘋治療在我國醫療史上邁入新的里程；病患在病癒後，亦得就業，重獲新生之機會。凡此種種，均備經艱苦，方得達成。

在療養院辦公的陳宗鑿博士，總是安祥的處理公務，辦公座位旁的左側小窗則是經常開著，病患往往透過這扇小窗和他交換意見、討論宗教、甚至有的只是道安問好，他都欣然的一一回應。尤其對於新裝義肢，手腳欠靈的病患，他總愛和他們小談片刻，特別予以鼓勵和安慰。有時他進城辦事，或是生病住院，小窗也就關上了。病患常因此敏感的問：「院長好吧？」「去哪裡了？」「什麼時候回來？」這些真誠的想念和彼此休戚相關的流露，正是他獲得病患信賴、愛戴的明證。

生活點滴，身教言教

由於熱愛自然的天性，陳宗鑿博士每日清晨起來都散步漫遊於家中庭園之間，撫花愛草，蘭花尤其是他與妻子的最愛，庭院裡的小徑上總是懸掛著蘭花這位嬌客。完成對清晨的禮讚後，回到屋裡，他喜歡一個人默默的在寢室內祈禱，手提紅筆把每日所讀的經句和荒漠甘泉劃上圈點，往往讀到感人之處，就熱淚盈眶低低的說：「主！願我的工作擔負得起十字架的考驗，所行的一切只因著光榮，稱頌您的聖名！」隨後展開一天的生活。

陳宗鑿博士對待自己的小孩，很少表現出發怒的神色，更少有責罵的時候，他總是針對

問題，用比喻、誘導的方式，引導小孩改正。舉例來說，他生平最討厭晚起的惡習，每當小孩晚起時，就在門外大聲唸道：「少壯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！」「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寸金難買寸光陰！」或者，有時會拿著收音機在門外來回走動，不斷的轉換電台，弄得小孩無可奈何，只得起床。此外，他慣用談諧的口吻說：「怕吃虧的人才真的享有苦果，聰明的人總在自負裡摔跤。」教導小孩遇到疑難、面對困境時，要沈默、要觀察，要懂得寬恕及忠誠的可貴，一切以久遠為計，為大體著想，才能真正成爲一

個不論生疏、不分貴賤，處處為友、深識博愛的人。

精神遺愛，永存人間

人之形體生命，雖有時而盡，然精神遺愛，卻常永存人間。陳宗鏗博士大半生為癱瘓病、為樂生療養院奉獻心力，至今在院中，仍有他的衣冠塚，墓碑上銘刻著「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愛，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。」(哥林多前書十三章十三節)」正是他不平凡一生的寫照。♣ (本文作者現職為警政署政風室科員)



肉眼的看見，證明了視力的程度；而心靈的看見，則見證了靈魂的寬與廣！

What our naked eyes can see proves our vision, whereas what our minds can see proves the width and depth of our souls.

拾貳、廉吏列傳